

调节阴阳平衡,协调形体,调节内脏功能和情志变化,故运用治神法治疗效果颇佳。刘教授认为应该从整体观理解治神,其调节整个机体功能,使机体保持协调统一,从而增强治疗效果。刘教授长期从事针刺改善脑血管神经病变引起的运动和认知障碍研究,指出针刺穴位对脑部的刺激调节在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临床以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理论为依据,运用治神法治疗脑病(颤证、不寐、多寐、中风、脑瘤、脑萎、痴呆、偏头痛、脑鸣等)有显著疗效^[7-9]。

[参考文献]

- [1] 瞿涛,余玲玲. 浅谈《黄帝内经》中的针刺治神思想[J]. 湖北中医杂志, 2009, 31(11): 27-28.
- [2] 李琰,姚玉芳. 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内经》中针刺“治神”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7, 13(6): 418-419.
- [3] 刘喆. 试论针刺“得气”“补泻”与“气至”的关系[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1990, 7(3): 28-32.
- [4] 刘喆. 运用针刺治神法治疗阳萎 62 例[J]. 中医函授通讯, 1993(4): 31.
- [5] 陈士奎. 变革“心主神明”为“脑主神明”——中医脑科学理性发展的前提条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2, 8(7): 14-15.
- [6] 申东原,李鼎. 从脑主神明角度论针灸治神[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4, 38(3): 41-42.
- [7] 沈倩,刘喆. 刘喆教授针刺风池穴病案举隅[J]. 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18(2): 51-53.
- [8] 吴萍,刘喆. 刘喆教授针刺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经验举隅[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2013, 30(2): 22-24.
- [9] 洪素云,徐艳,刘喆. 刘喆教授针药治疗缺血性中风恢复期偏瘫的经验[J]. 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18(1): 22-24.

(责任编辑:冯天保,郑锋玲)

张爱琴运用培土生金法治疗直肠癌经验介绍

项璇¹, 钱祥², 史钟², 张爱琴²

1.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3; 2.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 杭州 310022

[关键词] 直肠肿瘤; 健脾; 补肾; 五行学说

[中图分类号] R735.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7) 09-0175-02

DOI: 10.13457/j.cnki.jncm.2017.09.061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生活习惯的变化,结直肠癌已然成为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据统计,2010—2012年杭州市死亡率居于前5位的恶性肿瘤分别为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1]。中医文献中,结直肠癌没有确切的病名称谓,大致与肠积、锁肛痔、肠覃、积聚等病症相对应。张爱琴教授对于治疗直肠癌的经验丰富,用药有其独到之处。笔者有幸侍诊于旁,现在其治疗直肠癌经验的体会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景岳全书·积聚》云:“凡脾胃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

积聚之病。盖脾虚则中焦不运,肾虚则下焦不化,正气不行则邪滞得以居之。”如唐琪琳等^[2]认为,饮食不节、情志内伤、外感六淫、正气虚弱等导致脾失健运,毒邪盘踞大肠而致大肠癌的发生。现代人工作繁忙,疏于锻炼,腠理疏松,易于感受外邪,且饮食不洁(节),抑或情志抑郁,皆损伤脾胃正气。张教授认为,大肠癌其病位在大肠(包括结肠与直肠),与五脏生克制化密切相关。脾脏乃肺金之母,脾胃失健则肺气不利,而肺与大肠相表里,故累及大肠;又肾乃肺金之子,久病及肾,肾水亏耗,肺金愈加燥烈,大肠受累,病由生焉。

2 治则治法

金元以后,各大医家逐渐确立了大肠癌以扶正祛邪、攻补

[收稿日期] 2017-02-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160110183)

[作者简介] 项璇(199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肿瘤。

[通信作者] 张爱琴, zhanghajoianbb@163.com。

兼施的治疗原则^[2]。而明清时期,则在积聚的治疗方面提出初期任攻、中期且攻且补、末期当补的三期治疗法则^[3]。张教授主张脾胃后天之本,乃生化之源,况五行之中土为金之母,母强则子不弱,因此认为健运脾土才可强肺之气;又据肺与大肠相表里,补益肺脏使其功能强健,大肠方可无恙。其治初则以肺脾为重,久则兼顾于肾。五行之中,土爰稼穡,具有生化、受纳的属性,与胃互为表里,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升降平衡,气机条畅。而从五行生克论之,脾土生肺金,土乃金之母,母健则子安,子安后乃朝百脉,输精于皮毛,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此身体为安。由此可知脾肺安守其位,则邪毒无以蕴结于大肠。若脾不健运,湿土化为焦土,功能失常,而五行之中,土生金,故肺金因脾而受累,况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金不生,肃降功能失常,大肠无力传导糟粕,且大肠主津,糟粕滞留肠道日久,邪毒盘踞,津伤液枯,变生他证。肺脏受损直接累及大肠,大肠祛除毒邪的能力减退,糟粕无以及时去除,积聚体内,凝聚成病。现今人们生活安逸,衣食无忧,脾胃无困饥饿,反被生活琐事所压,抑或受事业发展所累,肝气郁滞,疏泄不及,郁久化火,火为阳邪,其性燔灼趋上,肺为华盖,其位在上,易受火邪燔灼而伤津耗气;肝木郁而不畅,反来克制脾土,脾乃肺金之母,脾不健运,难生肺金,肺金愈虚,大肠愈燥,盖因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之津赖脾土及肺金之输布,脾肺受制,大肠亦无法独善其身。肺脾肝长久处于失衡状态,日久则累及于肾,疾病日久,肾水耗竭,木无水润,郁而不升,日久化火,肝火煎灼脾土,肺金受累于脾土,最终殃及大肠,五脏六腑本就集于一体之中,诸脏腑相生相息,相辅相成,故一脏病则五脏六腑无一幸免,皆受影响。故张教授治疗上主张从中央脾土着手,中央强则余脏皆强,故以健脾清肺润肠为原则,病久则兼补益肾气。

3 病案举例

薛某,女,50岁,于2016年3月9日于浙江省肿瘤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miles术),术后病理:①直肠盘状型(瘤体3.5 cm×2.0 cm×0.6 cm)中分化腺癌,浸润至肌层;②肠周上组10只、肠周中下组1只淋巴结慢性炎;③子宫后壁纤维组织见少量腺体,分期T2N0M0。诊见:面色少华,倦怠乏力,胃纳欠佳,小腹坠胀,大便偏溏,偶有矢气,夜寐欠佳,舌淡、苔白,脉细弱。治以健脾疏肝,清肺润肠。处方:太子参、茯苓、大血藤、山药、灵芝、炒谷芽各15g,炒白术、炒白芍、仙鹤草各12g,佛手、浙贝母、无花果各10g,薏

苡仁、淮小麦各30g,厚朴花、姜半夏各9g,梅花5g,木蝴蝶3g。14剂,每天1剂,水煎服,早晚各1次。二诊:患者精神清爽,面色较前明润,胃纳可,大便成形,舌淡、苔白,脉细。张教授在原方的基础上,根据疏肝健脾的治疗原则调整用药:原方加矮地茶30g,猪苓12g,制黄精15g,玫瑰花6g,去浙贝母、大血藤。继服14剂。患者服药后面色红润,胃纳转佳,睡眠正常,二便条畅,情绪平稳,精力充沛,每月门诊随诊至今。

按:患者来诊时正处于直肠癌根治术后,外邪方去,正气已损,正虚无法进一步祛邪外出。故只欲正气盛,则邪不可干,人体机能自然向愈。先天之精不可速补,后天脾胃尤宜健运,以后天滋先天,则正气自然强盛。张教授禀着“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结合患者刻下气短声低、神疲乏力、舌淡、苔薄脉细等气虚症状,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重用疏肝健脾的药物,佐以清热心心之药。方用四君子汤为基础,原方中以人参为君,刻下患者正气虽虚,恐人参力强性猛,故易以补气力缓之太子参,健脾养胃;配以苦温之白术,健脾燥湿;另佐以茯苓淡渗利湿,健脾宁心;炒白芍柔肝缓急,于土中泻木,兼以益脾;浙贝母、梅花、厚朴花、佛手疏肝解郁、行气化痰;薏苡仁利水渗湿,健脾清热;仙鹤草收敛止痛,兼以益肾;木蝴蝶、大血藤清热解毒;以淮小麦、灵芝安神宁心;其中姜半夏与厚朴花配伍亦奏行气散结、降逆化痰之效,使郁气得疏,痰涎得化。全方协调配合,共奏疏肝健脾之效。二诊时患者自觉精神较前好转,机体功能渐趋好转,但仍处于邪虽去、本亦虚的状态,故其表虚,其肤空。此时外有虚邪贼风,则风邪入于肌肤,且风善行而数变,故用制黄精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玫瑰花和血行血,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辅以猪苓利水渗湿;矮地茶清利湿热治疗以善后。

[参考文献]

- [1] 李莉,刘庆敏,刘冰.杭州市居民2010~2012年恶性肿瘤疾病负担分析[J].中国肿瘤,2015,24(3):186-190.
- [2] 唐琪琳,杨帆,王学岭.大肠癌的中医病因病机及治疗研究概况[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2(1):216-219.
- [3] 李文华,欧阳兵.大肠癌防治方药的中医文献研究[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7(6):443-447.

(责任编辑:冯天保)